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欧叶妮·葛朗台

Eugenie Grandet

[法] 巴尔扎克 著
远方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Shijie Wenxue Mingzhu Jingdu

欧叶妮·葛朗台

Eugenie Grandet

[法] 巴尔扎克 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弋 胡丽娟

封面设计：心网图文

封面画：庄艺文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欧叶妮·葛朗台

[法]巴尔扎克 著

诺亚 主编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红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2001年12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95-504-2/I·212 定价：750.00(单15:00元)

目 录

内容提要	(1)
作者简介	(3)
1. 索缪古城生意人	(5)
2. 葛朗台老爹	(8)
3. 老妈子娜农	(18)
4. 欧叶妮过生日	(21)
5. 一见钟情不速客	(30)
6. 共同的“情敌”	(37)
7. 弟弟的托孤信	(40)
8. 情敌联手	(44)
9. 夜深人静时	(47)
10. 少女的情怀	(52)
11. 精明的计算	(55)
12. 盛情午餐	(61)
13. 沉重的打击	(67)
14. “结巴”的功用	(79)
15. 欧叶妮赠私房钱	(93)
16. 离别前私订终身	(106)
17. 又有名又有利	(117)

18. 思念的日子	(121)
19. 金子的风波	(124)
20. 遗产问题	(136)
21. 争夺金盒子	(145)
22. 放弃继承权	(149)
23. 葛朗台临终遗言	(154)
24. 千万富女欧叶妮	(157)
25. 夏尔回来了	(163)
26. 希望破灭	(168)
27. 结局	(177)

内 容 提 要

慳吝精明的百万富翁葛朗台，他那天真美丽的独生女儿，爱上了一个破产落魄的亲戚，为了资助他“闯天下”，不惜倾囊赠予全部私房钱，从而激怒爱财如命的父亲。父女间为此发生激烈的冲突，吓得胆小而贤淑的慈母从此一病不起；可是在期待中丧失父亲、损耗青春的痴情姑娘，最终等到的却是发财归来的负心汉。

小说的故事是以欧叶妮·葛朗台的生日集会开始的，巴尔扎克这时让小说中的人物一一登场。于是夫妻关系、父女关系、母女关系、主仆关系以及围绕着百万富翁独生女儿的婚姻问题而在克吕旭家族和格拉珊家庭之间展开的微妙而尖锐的勾心斗角，全都在葛朗台公馆的客厅里一一展示，直到不速之客葛朗台家的侄少爷敲响门环，就像一块石头忽然掉进水潭，顿时激起新的波澜……

老葛朗台的性格是显然与守财奴的传统形象大不相同。而他不只是守财，更善于发财。

为了赚钱，他不惜掏空自己积攒的金银。他精于计算，能审时度势，像老虎、像巨蟒，平时不动声色，看准时机果断迅速地扑向猎物，万无一失地把大堆金银吞进血盆大口般的钱

A10602P3

袋。

他实际上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上帝，因为他代表了在那个社会具有无边法力的金钱。对金钱的追逐是一种顽固的意念，而小说想证明的偏偏又是这种意念的破坏力量，它摧毁了个家庭。

在这个家庭中光明和黑暗的对比十分强烈。与老葛朗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葛朗台太太的圣洁和葛朗台小姐的善良慷慨。圣洁的价值观在金钱统治的社会只有遭到无情的蹂躏，葛朗台太太临死时胸怀坦荡，因为死对她意味着苦难的终结。

在这阴暗的小天地中，欧叶妮的形象显得特别美丽明亮，但是这颗明星注定要黯淡下去。

女仆娜农的性格也是巴尔扎克人物长廊中最不朽的形象之一。巴尔扎克在小说结束时让我们看到娜农对金钱社会的适应，看到她身上有老葛朗台的影子，尤其是在她成为高诺瓦叶太太之后。

作者简介

巴尔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1779 - 1850), 十九世纪最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出生于法国都兰地区图尔市的一个市民家庭。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博览群书, 经常沉浸在一些玄妙的抽象哲理思考中。

中学毕业后, 按父亲的意愿, 他在巴黎大学法学院注册入学, 一面在法学院学习, 一面在文学院听课, 同时还进修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自然学课后, 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19年, 巴尔扎克从法学院毕业。他不顾父母的反对, 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最初, 他的处女作诗剧《克伦威尔》没获得成功, 但他并没有失望。

为保证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他决定暂时弃文从商。但四年的商海沉浮, 让他尝够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的苦楚, 最后, 他又重新一头扎进创作中。

1829年的长篇历史小说《舒昂党人》使他初露头角。

1830年, 巴尔扎克进入创作高潮, 他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 接连发表了小说数十篇, 篇篇引人瞩目, 到《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问世，巴尔扎克是名满全国，享誉欧洲的大作家了。

从1929年到1949年，巴尔扎克为他的《人间喜剧》整整奋斗了二十个春秋。

经年累月的超负荷脑力劳动和过量的咖啡摧毁了他的健康。1850年8月18日，巴尔扎克病逝，终年51岁。

送葬队伍绵延好几条大街，几乎望不到头。

1. 索缪古城生意人

献给玛丽亚

您的肖像是本书最美的点缀；
祝福您的芳名成为黄杨枝，
虽不知摘自哪一棵树，
但一定已被宗教圣化，
并由虔诚的手所更新，
因而永远翠色葱茏，
庇护家园。

巴尔扎克

某些外省的城区，总有一些房子让人一看就感到凄凉。里面的住户生活得悄无声息；让外地人直以为那是些无人居住的空宅；不过一有陌生人在街上走动，窗口倒会有人突然探出一张不动声色的面孔，朝窗外冷漠而阴沉地瞥上一眼。

索缪城里有一所住宅就具备上述的凄凉成分。它坐落在一条起伏不平的街道的尽头；那是一条直通上城古堡的街道，如今已少有人来往；尽管冬天冷，夏天热，有几处还阴暗不堪，它却自有吸引人的地方：石子的路面始终清洁干爽，而且回声

清脆；街面狭窄，线路曲折，两旁的房屋属于老城区，安静地蜷伏在城墙脚下。300多年的古宅虽然是木结构，倒还结实。房屋的格式多种多样，给索缪老城区的这一地段平添独特的情调，足使热心访古的游客和艺术家们驻足留连。街上有几户市民阶级的人家，门上刻有乡绅的家徽，表示自己的祖辈曾享有主持市政的光荣，免得后人淡忘。总之，这里的门上记载了整部法国的历史。

有一幢房屋破旧得一晃三摇，外墙的泥灰却留下当年能工巧匠的高超手艺；隔壁是一所贵族宅第，在石砌的拱形门楣上，祖传的纹章尚依稀可辨，但毕竟经受过1789年以来一次次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浪的吹打，如今只剩下劫后的余痕。

这条街上的铺面既不像小店也不像货栈。热衷寻访中世纪文物的人会发现这里的一切跟上一辈的女工习艺工场一样简陋朴实。低矮的店堂既无货摊也无货架和玻璃橱窗，进深很大，里面阴暗，内外都没有一点装璜。大门分上下两截，门上很不讲究地钉上了铁箍、铁铜；门的上半截往里开着，下半截装有弹簧门铃，不断地被人推进推出。你还能见到专做橡木板材生意的老板坐在店堂门口，绕动着大拇指跟邻居聊天；表面看去，他不过有些做酒瓶架的劣质板条，但是在码头那边的木工场里，他的货源足以供应安茹地区一切箍桶作坊的全部用料。遇到好年景，他能算出箍桶匠们总共需要多少板材，计算之准确，误差不超过一两块板材。一天阳光能教他发财，一场恶雨能让他亏本。半天之内板材市价能跳到11法郎或跌到6法郎。

这一带跟都兰地区一样，气候的阴晴决定市场的盛衰。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行老大，都眼巴巴地盼望晴天；晚上睡觉时唯恐天一亮就听说夜里上了冻。他们既怕刮风，又怕下雨，更怕天旱，只盼雨水、云彩和

晴暖的气候能随人所愿而适时地降临。晴雨表让人时喜时忧，一会儿使人紧锁愁眉，一会儿又教人笑逐颜开。

这条街是索缪城里的“大马路”。

“好一个金子般的天气！”这句话促动整条街上家家户户都扳着手指算账；人人都会跟邻居说：“老天爷下金雨了！”他们心中有数：一道阳光，一场时雨，会带来多少好处。这里的人仿佛生活在露天一样。家家户户都在大门外吃午饭，用晚餐，拌嘴斗气。路过这里的外乡人被他们品头论足，挨个儿分析。

老城区像样的旧宅都坐落在街道的高处，原先这都是些当地头面人物的公馆。我们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一所凄凉旧宅中。

顺着这条古色古香的曲折街道一路走去，连最不足挂齿的小东西都能唤起你思古的幽情，整个气氛使你不得不浮想联翩。你会发现有一处拐角相当阴暗，葛朗台先生的公馆的大门就龟缩在这凹处的中间。倘若不跟你说说葛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无法领会在内地把谁的家称作公馆该有多大分量。

2. 葛朗台老爹

葛朗台先生在索缪城里颇有声望，凡在内地只住过几天或者根本没有住过的人难以弄清这种声望的前因后果。当地还有人叫他葛朗台老爹，不过这么称呼他的大多年事已高，人数日益减少。他在 1789 年的时候，是位相当有实力的箍桶匠，能读能写，善于算账。

共和政府在索缪地区拍卖教会产业的那个年月，箍桶匠才 40 上下，同一位富裕的板材商的女儿结婚。

不久，葛朗台把手头现款再加上妻子的陪嫁，凑成一笔 2000 金路易的资本，携款直奔县政府；他用岳父给的 200 枚面值加倍的金路易，从监卖国有地产的凶狠的共和政府官员手中，廉价买到区里最好的几片葡萄园，一座修道院和几块按收成交租的分种地。

这种便宜交易尽管不公平道，却是合法的。索缪城的居民本来就没有什么革命思想，他们把葛朗台老爹看成敢作敢为的共和党，热衷于新潮流的爱国派。其实箍桶匠只看中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缪地区行政机构的委员。他的息事宁人的处世态度对当地的政治和商业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政治上他包庇贵族，千方百计阻挠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上他承包供

应共和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共和政府把原来打算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几片属于一家女修道院的肥沃的草场，划到他的名下，算是付给他的酒钱。

到拿破仑的执政府上台之时，好好先生格朗台被委任为市长；他治理有方，葡萄园的收成更好上加好。拿破仑称帝之后，葛朗台成了无职无权的白丁先生。皇帝不喜欢共和党，有“红帽子”嫌疑的葛朗台被免掉职务。

丢掉官职，葛朗台先生并不惋惜。他当政时已经为民造福，修了好几条高质量的公路，从城里直达他在乡下的产业。他的产业在丈量登记时占了很大的便宜，只需缴纳微薄的税金。他在各处的庄园自从官方登记上册之后，靠他持久而精心的耕作，都成了享誉一方的“尖子”葡萄园。为此，他简直有资格申请荣誉团的勋章。1806年，当时葛朗台先生57岁，他的妻子36岁，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一无二的宝贝女儿才十来岁。大约是老天爷怜恤他丢官，想给他一点安慰吧，那一年他接连得到三笔遗产：先是他的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然后是他妻子的外公拉倍特里埃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让蒂叶太太的。三笔遗产数目有多大？谁都不知道。三位老人生前爱钱如命，长期以来积金攒银，私下里以把玩金银当消遣。拉倍特里埃把放债叫挥霍，总觉得守着金钱比放高利贷实惠。所以索缪城的居民只能根据面上的收入估算他们究竟有多少积蓄。于是葛朗台先生得到新贵的头衔，那是我们拚命讲平等也抹煞不了的殊荣，他成了当地最举足轻重的纳税人。

他经营的葡萄园总共有70公顷，遇上好年景，可以生产七、八百桶好酒。他还有13处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和一座老修道院。

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连同彩绘玻璃大窗统统用砖

砌死，既可以免税，还便于保存，他还有八、九十公顷草场；1793年，他在那里种了3000株白杨。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买下的产业；这些都是面上的财产。至于他手头的资金，只有两个人知道大致的数目：替葛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克吕旭先生和索缪城里最殷实的银行家格拉珊先生。

葛朗台只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才私下里同格拉珊做点赚钱交易。在内地，若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若想发财，就得像克吕旭先生和格拉珊先生那样守口如瓶。尽管他们从不露半点口风，但是他们公然对葛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足使旁观者揣度前任市长财力的雄厚。

索缪城里人人相信葛朗台家有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并且传说他每天深夜要去察看成堆的金银，从中得到无法形容的快慰。爱财如命的人看到葛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仿佛已被染上金色的黄澄澄的目光。

葛朗台先生从不欠谁的人情；为了收成，要制作1000只酒桶还是500只酒桶，老箍桶匠兼种葡萄的老手，计算起来精确得好比天文学家；他从来不曾打错算盘，每逢酒桶的市价比酒价还高的时候，他总有酒桶出售，并设法把自己的葡萄酒藏进地窖，等酒价涨到200法郎一桶他再抛出，而一般小地主早在五路易一桶时，就把酒售空了。所以葛朗台先生博得大家的敬重。

1811年的收成是臭名远扬的，那年他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一次收成就给他赚了24万法郎。

说到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像猛虎，像大蟒。他懂得躺着、蹲着，耐着性子打量猎物，然后猛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的钱袋，把成堆的金币往里倒，接着又安静地躺下，像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按部就班地消化吞下的食物。

他从谁跟前走过，谁不感到由衷的钦佩？对他既抱几分敬重，又怀几分恐惧。在索缪城里谁没有尝过他利爪的滋味？抓一下让你疼得入骨三分。

有人为了买地，找克吕旭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十一。有人用期票到格拉珊那里去贴现，先得扣除一笔大得惊人的利息。市面上难得有哪天没有人提到葛朗台先生的大名；连晚上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要说起他。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位种葡萄的老手的殷实家产堪称当地引以为荣的一宝。所以不止一位做生意的或开客栈的索缪人，得意洋洋地在外地的来客面前吹嘘：“先生，我们这一带百万元户有两三家，可是，葛朗台先生哪，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家底儿！”

1816年，索缪城里最擅长计算的人作过估算，这位老先生的地产大约值400万法郎；可是，若以1793年到1817年之间以每年平均收入10万法郎来推算，他手头积攒的现金应该跟他的不动产的价值不相上下。

葛朗台先生的一言一行如今成为人们判别是非的规范。他说什么话，穿什么衣裳，他的一举一动，乃至眨眨眼睛，都成为当地的金科玉律；人人都像自然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那样，研究葛朗台，并能从他最琐细的动作中发现深邃而无言的智慧。

人们说：“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葛朗台老爹戴皮手套了：赶紧摘葡萄吧。”

“葛朗台老爹买进大批板材，今年酒的产量一定可观。”葛朗台先生从不买肉和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给他送来足够的食品，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都是用来抵租的。他有一所磨坊，租用磨坊的人除了缴纳租金之外，还亲自登门拿小麦去磨，然后给他送回麸皮和面粉。

他们家只雇用一個老妈子，人稱大高个娜农，她尽管上了年纪，每逢周末还亲自做一家人吃用的面包。

他的众所周知的开支，无非是圣餐费，妻子和女儿的衣着花销以及教堂座位的租金；还有大高个娜农的工钱，买灯烛、给锅子镀锡、纳税、房屋修缮和作物种植等方面的费用。

老先生生活上很不讲究，话不多，通常只用一些简短的现成的句子，轻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打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每逢必须长篇大论或探讨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马上会结结巴巴、含糊其辞，弄得听的人很吃力，还不得要领。这种口齿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思路凌乱的连篇废话，缺乏起码的逻辑，人家以为是他缺乏教育所致，其实他是装出来的。

另外，凡遇到生活难题和商业难题要他对付、要他解决，他惯于搬出四句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的口诀，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等着瞧吧。”

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也从来不落下白纸黑字。有人跟他说话，他只冷冷地听着，右手托住下巴颏儿，肘弯支在左手背上；而且无论什么事，他拿准主意之后就决不反悔。哪怕一笔微不足道的生意，他都要盘算半天。

当他的对手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谈判，自以为没有露出半点口风，而其实已经给他摸清底细，他却回答说：“这事我得跟内人商量商量，现在不能作出决定。”他的妻子早已给他压迫得成了百依百顺的奴隶，在生意上却是他最合适的挡箭牌。

他从不上别人家去作客，也从不肯应邀赴饭局或请客吃饭。他从不大声喧哗，仿佛什么都讲节俭，连动作都力求省劲儿。由于他始终尊重所有权，所以他决不乱动别人的东西。

体格方面，他身高五尺，肥胖，结实，腿肚子的围长足有一尺，膝盖骨鼓溜溜地像个大结，肩膀宽阔；圆脸，皮色乌